

Party

未名讲坛



杨大春讲梅洛－庞蒂

杨大春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565. 59
M441

名讲坛

杨大春讲梅洛 - 庞蒂

杨大春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大春讲梅洛-庞蒂/杨大春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

(未名讲坛)

ISBN 7 - 301 - 09239 - 3

I. 杨… II. 杨… III. 庞蒂, M. (1908 ~ 1961) - 现象学 - 研究 IV. 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187 号

书 名: 杨大春讲梅洛-庞蒂

著作责任者: 杨大春 著

丛书策划: 杨书澜 周雁翎

本书策划: 杨书澜

责任编辑: 赵永清 李廷华

版式设计: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7 - 301 - 09239 - 3/G · 15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电子信箱: xuyh@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5.875 印张 118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杨大春讲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的历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史文化的发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编这套《未名讲坛》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启迪人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书《未名讲坛》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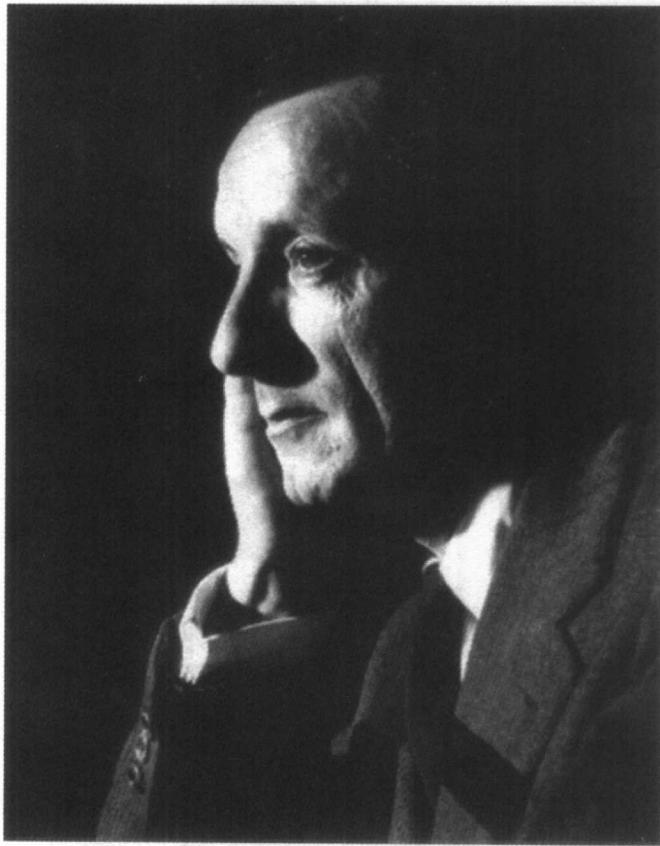
杨大春讲

未名讲坛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对我们将会起着以“大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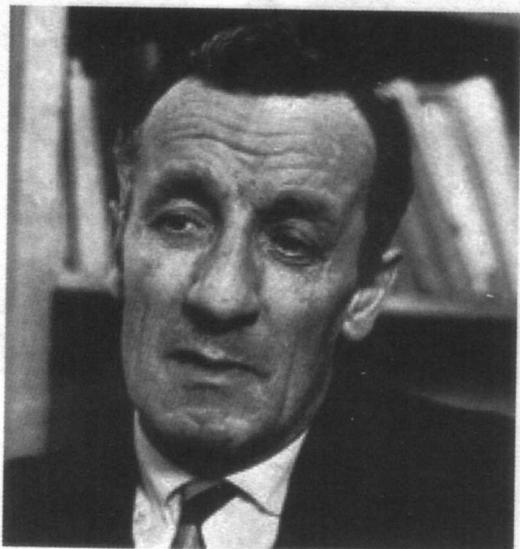
二〇〇五年八月八日



梅洛-庞蒂 1



梅洛-庞蒂 2



梅洛-庞蒂 3

《知觉现象学》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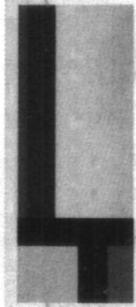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tel gallim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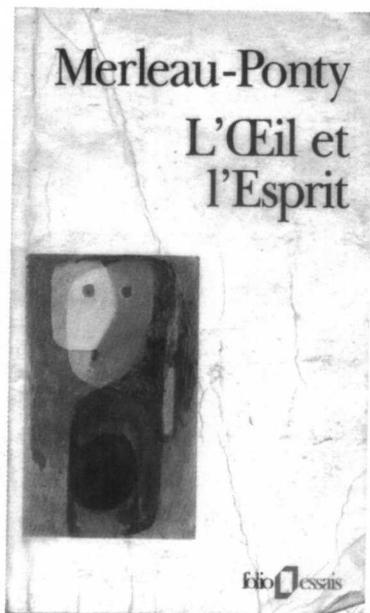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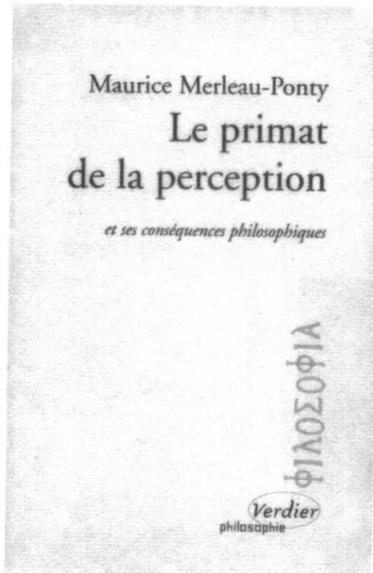
Merleau-Ponty
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filio essais

《哲学赞词》封面

《知觉的首要性》封面



《眼与心》封面

目 录

第一讲 3H时代的哲学家——梅氏生平、 著作及学术背景	(1)	杨大春讲 <small>梅洛-庞蒂</small>
第二讲 哲学的命运与使命——从法兰西 学院就职演说谈起	(37)	
第三讲 现象学的主题转换——解读《知觉 现象学》“前言”	(64)	
第四讲 现象学的知觉概念——“知觉的 首要性”旨意何在	(90)	
第五讲 现象学与文学艺术——《塞尚的疑惑》 与《眼与心》	(117)	
第六讲 生存、存在与结构——哲人梅洛-庞蒂的 精神之旅	(146)	
参考书目	(170)	
后记	(174)	

第一讲

杨大春讲

梅洛-庞蒂

3H时代的哲学家—— 梅氏生平、著作及学术 背景

- 一、生平与作品简述
- 二、他属于3H时代
- 三、学术与政治恩怨

一、生平与作品简述

莫里斯·梅洛-庞蒂是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于1908年3月14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罗舍福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是医生，父亲则是一位军官。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亲密氛围中长大，以至于到后来还

迷恋其童年生活。这让我们想起萨特(1905—1980)的童年。萨特的父亲也是一名军官，在萨特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和外祖父母、母亲一道生活，直至母亲改嫁。尽管有外祖父的宠爱和教育，萨特在成年后却不像梅洛-庞蒂那样愉快地回忆起童年。他后来说，他那个时候没有朋友，只能在书中把大作家们当作最初的朋友，“一直到十岁，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

杨大春讲

梅洛-庞蒂

虽然说这两个文人都有“军人血统”，但在日后服兵役时的地位却不一样。梅洛-庞蒂两度服兵役，共计两年多，做了一年多的陆军少尉；而萨特始终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两次军旅生涯共计三年多，一次是服务于气象部门，另一次则有十个月在战俘营中度过。梅洛-庞蒂于1919年就读于勒阿弗尔中学，而这正是萨特11年后任教的同一所中学。梅洛-庞蒂于1923年转学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学，1926年进入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哲学生涯的真正开始。当被问及是如何进入到哲学生活中的时，梅洛-庞蒂这样说道：“至于传记问题，我这样回答：在我进入哲学班的时候，我已经明白我想要从事的是哲学。因此，我从未有过最低程度的怀疑。”^①他晚萨特两年入高师，不过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却只晚了一年。萨特考了两次才通过，他却是一蹴而就：他于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7月获得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证书。

在梅洛-庞蒂和萨特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德国现象

^① 梅洛-庞蒂：《旅程二：1951—1961》，Verdier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学在法国已经有不少介绍,著名的有神论存在主义者马塞尔(1889—1973)也已经提出了具有自己独立贡献的现象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梅洛-庞蒂早两年出生、但成名较晚的列维纳斯(1906—1995)在他获得学士学位时,已经完成了以胡塞尔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并且已经到德国接受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当面教诲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梅洛-庞蒂这个未来的现象学大师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现象学及其前景。1929年,他在索邦大学笛卡儿圆形教室也听过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讲座,却没有立即认可现象学这一影响着整个人文哲学甚至是人文科学的新思潮。该讲座由列维纳斯和一位同事于1931年翻译成法文出版,名为《笛卡儿式的沉思》(德文版作了修订,迟至1950年才出版,而根据这个德文版翻译的另一个法文版本《笛卡儿式的沉思与巴黎演讲》于1991年由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讲座在法国的出版对包括梅洛-庞蒂在内的法国哲学家影响非常大,因为迟至1951年才有第二本法文版的胡塞尔著作出版,这就是由刚刚去世的著名解释学家保罗·利科(1913—2005)翻译的《观念》一书。

在大学及教学实习期间,梅洛-庞蒂与年龄稍长的萨特、尼贊(1905—1940)、雷蒙·阿隆(1905—1983),伊波利特(1907—1968),与自己同龄的西蒙·德·波伏瓦(1908—1986)、列维·斯特劳斯(1908—)等人初步相识,不过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些结识为日后的诸多恩怨埋下了伏笔。在服兵役约一年以后,他开始到中学任教,先后在多所公立高中教书。在波维和夏特尔等地任教期间(1931—1935),他开始接触胡塞尔的一些著作,开始透过文本来把握后

者的思想。他于 1933 年以《关于知觉本质的研究计划》向国家科学资金管理处申请资助，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修了一年，第二年又以《知觉的本质》申请延长资助，但没有获得批准。从这两份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梅洛-庞蒂现象学之旅的起点。

严格来说，这两份计划大体上还属于关于知觉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范畴。从前一个计划的内容看，作者显然不是从现象学，而是从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获取资源来研究本己身体的知觉，从而对立于新康德主义或新批判主义对知觉的知性解释^①。但在第二个计划中，则开始关注德国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有关思想，认识到不借助知觉哲学对知觉问题的探讨是不全面的。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一门新哲学，促成了一门有别于批判主义的认识理论的诞生；第二，它对心理主义不感兴趣，不以取代心理学为目的，但它要对心理学进行改革，并因此对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②。在所列参考书目中，除一些直接以知觉问题冠名外，绝大多数涉及的是格式塔心理学，以及儿童心理学、生理学著作，涉及现象学的只有胡塞尔的《观念》及胡塞尔弟子芬克（1905—1975）的两本书。

梅洛-庞蒂跨入现象学大门的时间看来要迟于萨特。在他重点关注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的同一时期，萨特已经密切关注德国的现象学。受雷蒙·阿隆的影

^① 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7 页。

^② 同上书，第 87—89 页。

响,萨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关注现象学,并于 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 9 月到德国进修一年,听胡塞尔的讲课,阅读和研究克尔凯戈尔(1813—1855)、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作品,并很快写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发表于 1939)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于 1936)。需要说明的是,与萨特和梅洛-庞蒂把现象学作为克服新康德主义的利器不同,阿隆的历史哲学同时接受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东西。萨特回国后依然在外省做中学教师,而梅洛-庞蒂于 1935 年回到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了 4 年的辅导教师(1935—1939)。梅洛-庞蒂显然要比他的后辈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幸运得多,后者在这里干了 19 年(1964—1983)差不多同样的工作。

在回到巴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梅洛-庞蒂和拉康(1901—1981)、巴塔耶(1897—1962)等人是科热夫(1902—1968)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忠实听众,并深受其影响,辩证思维也因此成为了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萨特因为身处外地而没有能够听这一讲座,他通过梅洛-庞蒂等人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东西。在此期间,梅洛-庞蒂开始向一些学术刊物如《理性主义》、《心理学杂志》等投稿,主要是一些书评。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他在 1935 年为德国著名现象学家舍勒(1874—1928)的《基督教与怨恨》写的书评,他尤其关注舍勒对于情感意向性与纯粹意识意向性的区分。1936 年发表了对马塞尔的《存在与拥有》一书的评论,关注该书对肉身化主体、活的身体的分析。同年还发表了有关萨特的《论想像》一书的评论,

看到了萨特在这一问题上对于现象学的独特贡献。这些书评涉及的相关哲学家及其作品对于他日后提出自己的身体现象学思想至关重要。

梅洛-庞蒂于 1938 年完成其第一部专著《行为的结构》，该书四年后在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发表（1942）。这本著作显然与他广泛接触格式塔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有关，现象学开始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似乎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从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参考的是考夫卡等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著作，当然也引用了胡塞尔和舍勒的一些东西。胡塞尔于 1938 年去世，梅洛-庞蒂在 1939 年阅读到了《国际哲学杂志》悼念胡塞尔的专辑，并开始了解到《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要传达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同年 4 月，他花了六天时间到比利时卢汶的胡塞尔档案馆查阅其未刊稿，并第一次见到了胡塞尔的最后一位助手芬克。这些未刊稿，尤其是《观念二》、《观念三》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在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来，他从中发掘出了胡塞尔哲学中的许多“非思”因素。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他本人的创造性读解或误读。

梅洛-庞蒂于 1939 年 9 月—1940 年 9 月再度服兵役，任陆军少尉。他比萨特和列维纳斯幸运，没有被俘过，比尼赞更幸运，能够保全性命。退役后，他在巴黎的加尔诺中学任哲学教师。1941 年，他与在巴斯德中学任教的萨特等人创立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运动组织，主要工作是办一份同名的刊物。梅洛-庞蒂后来回忆说，这个名称是萨特提出来的。尽管萨特在这一时期离马克思主义相当远，但他坚持这一事实：社会主义应该绝对地与自由相容。因为法国共产

党不愿与该组织接触，由于其成员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该组织不久就宣布解散了。梅洛-庞蒂在1942年曾参与胡塞尔手稿转移到巴黎保管的计划。他1944年在孔多塞中学负责高师考前辅导班。1945年，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知觉现象学》，同年7月将《知觉现象学》作为主论文、《行为的结构》作为副论文提交答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也是在1945年，梅洛-庞蒂与萨特、波伏瓦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萨特任主编，但把许多事情都委托给了他，而他经常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政论文章。他和萨特差不多同时结束中学教师生涯，但后来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萨特在1944年辞去教职，专心于著述和《现代》杂志的筹办，而梅洛-庞蒂在1945年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一步一步地走向最高学术殿堂。于是前者成为了非学院派的自由作家，而后者则成了一个学院派人物。1945—1948年期间，梅洛-庞蒂任教于里昂大学。1945年起任讲师，1947年兼任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47年，他在法国哲学学会发表了题为《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的演讲，并于同年出版了《人道主义与恐怖》。后者是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汇集，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人学问题等，它在苏联问题上保持一种含混姿态：既批判极权主义，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对苏联的许多做法（诸如对布哈林的审判）表示同情。顺便说一声，萨特正是在梅洛-庞蒂的这些文章影响下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1948年，梅洛-庞蒂出版了论文集《意义与无意义》，同样是《现代》杂志上的论文汇集，涉及到哲学与